

屯海玉子缘

梁羽生 著

下

梁羽生作品集



商务印书馆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 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22

云海玉弓缘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玉弓缘/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191-3

I. ①云…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347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9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信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三十五回	为谁幽怨为谁苦 各自相思各自伤	581
第三十六回	惆怅深情如梦杳 暗伤心事付东流	597
第三十七回	暗系赤绳为月老 徒教残泪湿红妆	617
第三十八回	柔肠寸寸情难断 剑气森森祸未消	633
第三十九回	暗室除奸惊辣手 冒名求禄显神功	653
第四十回	庆功宴上灾星至 比武场中敌胆寒	673
第四十一回	一剑诛仇寒贼胆 双魔火并慑群雄	687
第四十二回	神功力斗修罗掌 妙药难消往日嫌	705
第四十三回	解困扶危闻恶耗 伤情怀旧上襄阳	723

第四十四回	渺渺芳踪无觅处 重重疑案费思量	739
第四十五回	玉女深情怀旧友 金牌有命护同门	755
第四十六回	诀别魔头留秘笈 重来浪子负芳心	773
第四十七回	专使驰书少林寺 正邪大会千嶂坪	793
第四十八回	唐晓澜巧使天山剑 孟神通大展阴煞功	809
第四十九回	千重剑气消魔焰 一片柔情断侠肠	825
第五十回	贺礼送来成祸害 灵丹难觅费思量	843
第五十一回	红烛未残妖女至 冰峰较技掌门危	863
第五十二回	佳偶竟然成冤偶 多情却似反无情	885

第三十五回 为谁幽怨为谁苦 各自相思各自伤

这次聚会邛山的各派弟子，都是本派中的翘楚，除了受伤极重的数十人之外，其他的虽然因为吸了魔鬼花的异香，不能运用内家真力，但跑路的本领还是有的，在痛禅上人率领之下，轻伤的负重伤的，未受伤的则随着八大高手断后，虽然一败涂地，阵容却并不凌乱。

西门牧野叫道：“能多杀一个便多杀多一个，逃跑了的就不必去追了！”这班来历不明的黄衣人群相呼啸，俨如一大群发疯了的猛兽，逢人便啖，不论正邪，当者披靡！正派的弟子因为有人率领，伤亡还不算重大，孟神通邀来的党羽，武功最高的十来个人早已逃跑，余下来的争着逃命，自相践踏，片刻之间，几乎被这一班黄衣人诛锄殆尽！

赞密法师大怒，迎着两个向他奔来的黄衣人，大吼一声，这一吼乃是佛门无上的“狮子吼功”，那两个黄衣人被这巨雷般的声音一震，登时耳鼻流血，全身酸软，急忙后退，在赞密法师周围的十来个西域喇嘛诸宗的弟子，急忙跟着他冲出重围，西门牧野给了两个黄衣人一副“惊神散”，转过头来又拦截其他的人。其实赞密法师这一吼大为耗损元气，若然西门牧野再去硬拼他，赞密法师也难逃此劫。孟神通这方好在有个赞密法师不肯弃众先逃，救出了十多个人。

被孟神通骗来做徒弟的那两个无知少年——曹锦儿的孙儿赵英华和赵英民，自出娘胎以来，几曾见过这等阵仗，“师父”已跑得

无影无踪，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正在跌跌撞撞地胡奔乱跑，忽见姬晓风飞一般地从他们身边掠过，背后两个黄衣人大呼小叫地追来，赵英华、赵英民叫道：“姬师哥救我！”喊声未绝，姬晓风也早已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

眼看这两个无知少年便要毙于黄衣人的掌下，忽听得一声喝道：“鼠子敢尔！”陡然间一团寒光冷气，在那个黄衣人的面前散开，紧接着两道剑光，同时袭到，来的正是唐经天夫妇。冰川天女先发出冰魄神弹，将那两个黄衣人阻了一阻，然后夫妻联剑，拦截在黄衣人和赵氏兄弟的中间。

唐经天虽然给厉胜男夺了他的游龙宝剑，但天山剑法仍在，一柄普通的青钢剑在他的手内也是威不可挡，何况还有冰川天女那把世上无双的冰魄寒光剑。他们夫妻二人早服下了用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不惧魔鬼花的异香，双剑齐出，宛如二龙抢珠，刷刷两声，把那两个黄衣人的右臂齐根削掉，唐经天插剑归鞘，左手抱起赵英华，右手抱起赵英民，拔步便跑。

冰川天女给他断后，仗着玉剑冰弹，闯出敌阵，那群黄衣人摸不着唐经天夫妇的底细，见这对男女全然不惧魔鬼花的异香，一出手便伤了他们的两个同伴，都不禁大大吃惊。其实这群黄衣人的本领，若然以一敌一，并不在唐经天夫妇之下，唐经天夫妇之所以能够成功，轻而易举地便从虎口救出人来，一来是出其不意；二来是他们夫妇的剑法配合得妙到毫巅；三是冰川天女的玉剑冰弹，乃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武林异宝，那两个黄衣人正在肆无忌惮之际，骤然间被冰魄神弹所袭，猛吃一惊，来不及招架，便给削了手臂。这一来，这群黄衣人的凶焰顿时受挫，不敢追赶。

唐经天夫妇冲回来救人，再杀出敌阵，来去如风，总共还不到一盏茶的时刻，便追上了大队，将赵家兄弟交给了曹锦儿。曹锦儿骂道：“你这两个畜牲还有脸回来见我吗？为什么不跟你们的师父去！”举起龙头拐杖便打，翼仲牟将她拦住，劝道：“请掌门师姐念在他们年幼无知，饶了他们这一遭。”这两兄弟也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祖母求饶。曹锦儿是非常溺爱这两个孙儿，只因当着各派武林宗匠的面前，不得不装模作样，一经劝解，自乐得乘机

收篷。

各派掌门各自查点本门的伤亡人数，总计起来，死亡和下落未明的有八十七人，重伤的有七十六人，轻伤的更是不计其数，金光大师叹道：“想不到邛山大战，落得如此收场，正邪双方，均是一败涂地！”翼仲牟道：“西门牧野的名头我在三十年前还曾经听过，这一大群黄衣人的来历我却是一个不知，咱们这场惨败，不是败在孟神通之手，而是败在这群来历不明的黄衣人之手，真真是意想不到！”各大门派帮会的掌门人中，以丐帮的掌门翼仲牟见闻最广，连他都不知道这群黄衣人的来历，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痛禅上人沉吟半晌，说道：“孟神通的本领之高，除了天山唐大侠夫妇之外，中原的武林人物，只怕无人是他敌手；如今又添了西门牧野与这一帮黄衣人，个个狠心辣手，今后武林的劫难，正是方兴未已呢！为今之计，只有请各位暂时到小寺养息疗伤，一方面打探这群黄衣人的来历，一方面派人请唐大侠夫妇出山，同谋应付。”少林寺离邛山不远，寺中尚有数百武艺高强的僧人，避难疗伤，自是最理想的所在，各派掌门，听了痛禅上人的话，均表赞同，只有曹锦儿蹙眉不语，痛禅上人瞧她一眼，问道：“曹大姐，你在惦念你本门的小师妹吗？”

曹锦儿给痛禅上人道破心事，面上一红，说道：“不错，这群黄衣人来得蹊跷，只怕他们也会分出一些人到观中捣乱。之华昏迷未醒，万一落在坏人手中，教我、教我如何对得起吕姑姑。”她想起以前对谷之华的诸多误解，想起去年在邛山会上丝毫不留情面的将她逐出门墙，再想起了她这次舍了性命的维护自己，想起了她是吕四娘的唯一传人……确是由衷感到惭愧。痛禅上人道：“此事确属可虑，好在有冯琳母女保护着她，纵算众寡不敌，将她救出来谅还能够。不过，在观中疗伤的不止是她，还有几位武当派的门人，只怕冯琳难以兼顾。”唐经天夫妇和雷震子同声说道：“待我们再去一趟。”痛禅上人道：“有三位前往接应，那是最好不过。”唐经天等人正要动身，痛禅上人忽然道：“且慢，且看是谁来了？”就在此时，只听得远处一声长啸，唐经天听出是他姨母的声音，大喜叫道：“是他们脱险回来了。”暗暗佩服痛禅上人远处听声的本领。

过了片刻，只见幢幢人影已从山坳那边出现，这时虽是午夜时分，但月光皎洁，看得甚为清楚，领头的正是冯琳。雷震子、唐经天都同时喊出声来，不过，却是一喜一忧，原来武当派受伤的九个门人，一个不少，都随着冯琳回来了，反而是李沁梅、钟展和谷之华却一个不见。

这桩奇怪的事情得从头说起，且说冯琳将谷之华抱回观中之后，试用红教的大藏解穴功夫给她解穴，大藏解穴功夫可破任何奇门点穴，但用在谷之华身上，却是毫不见效。冯琳暗暗吃惊，心中想道：“果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孟神通的点穴法连我的大藏解穴神功都不能破，我虽然未曾与孟神通比试，但据此看来，我已是输给他了。只好盼望痛禅上人得胜归来，再给她解救了。”她将谷之华安置在静室之中，吩咐李沁梅和钟展好生看护，便去给那几个受伤的武当弟子疗伤。

李沁梅在谷之华耳边唤了几声“姐姐”，谷之华哪里会答应她，李沁梅泪盈双睫，低声说道：“谷姐姐真可怜！”钟展道：“痛禅上人说她并未受伤，只是一时昏迷未醒，待痛禅上人回来，自能解救，师妹不必心焦。”李沁梅道：“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我恨不得早一刻能与她说话，我有许多事要问她。嗯，这几年来我寂寞死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谈谈心事的人。”钟展神色黯然，强笑说道：“这么说我倒真羡慕你的谷姐姐了，她与你相处的时日不多，你已把她认为平生知己。咳，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强求不来的！”

李沁梅呆了一呆，道：“师哥，你、你说什么？”钟展道：“我说各人有各人的缘分，勉强不来。比如说咱们自幼一同玩耍，一同长大，但在你的心目中，我就比不上，比不上她！”钟展平素不善辞令，但这一段话乃是他有感而发，却是说得极为诚挚，且又带着几分激动，几分辛酸。李沁梅天真无邪，过去由于金世遗占据了她整个芳心，因此一直未曾觉察到钟展对她的心意。这时蓦然听到钟展辛酸的话语，细嚼他话中含意，方知这位师兄对自己竟也是一片痴心。钟展这段话明里是说羡慕谷之华，暗里则是指金世遗。是李沁梅对金世遗生死难忘的感情，令得他既羡且妒。

晚风中吹送来一片花香，月亮从窗外的繁枝密叶之中探出头来，窥伺他们。银白色的月光下照见李沁梅微带红晕的杏脸，钟展却低下头来，不敢望她。

李沁梅默然无语，她倚着窗户，出神了好一会，忽地说道：“师兄，我知道你在关心我，我很感激你。正因为咱们自幼一同玩耍，一同长大，我早已把你当作家人一般。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你，我也从没有想过要将你去比什么人。但我对谷姐姐另有一种情分，我欢喜她，我敬佩她，我可怜她，嗯，你，你明白么？”钟展黯然道：“我明白的。只是，只是——”李沁梅道：“只是什么？”钟展叹口气道：“唉，还是不说的好的。你明白我的心意，那就行了。”李沁梅说的是谷之华，实在则是诉说自己对于金世遗的情感，这，钟展当然也明白。他本来想拿“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去劝解她，但李沁梅没有明白说出金世遗的名字，他这些话语也就不便出口了。

李沁梅心乱如麻，就在此时，他们二人所不敢提到的那个名字，忽然从谷之华口中说了出来。谷之华像是在梦呓一般，低低地唤了两声：“世遗，世遗！”声音虽极含糊，李沁梅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怔了一怔，急忙走近床边，推一推谷之华的身子，叫道：“姐姐，醒来！醒来！”

谷之华并没有醒，转了个身，仍然用梦呓一般的声音唤道：“世遗，世遗，别离开我……哦，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你，你说得对，你别走啊！”李沁梅心头一震，在她的“灵府穴”一戳，道：“谷姐姐，你说什么？是我在你的身边，你以为是谁？”谷之华身躯微微颤动了一下，双眼紧闭，梦呓般的声音也停止了。李沁梅本来是给她解穴的，却不料反而令她再度昏迷。

原来刚才冯琳用红教的“大藏解穴神功”给谷之华解穴，虽然没有立即见效，但却刺激了她的神经，令得她在全然无知无觉的状态中有了一丝知觉，陷入了一种朦胧的昏迷梦境中，朦胧中感到似是有人在她的身边，因此自自然然就唤出了她最思念的人的名字。只因孟神通的点穴法与正宗的武学截然相反，所以李沁梅给她解穴，弄巧反拙，反而又令她失了知觉了。

李沁梅失魂落魄地呆在一边，忽听得钟展说道：“我以为那是多嘴的江南胡说八道，原来这、这竟是真的。”李沁梅道：“师兄，你、你说什么？江南他、他说什么？”钟展道：“江南说金世遗生前对她一往情深，在上次的邛山会上曾为她竭力辩白，而今看来，谷之华对他也是念念不忘，唉，只可惜，只可惜人死不能复活！”李沁梅叫道：“嗯，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过了半晌，她却又忍不住问道：“上次邛山会上，那是怎么一回事？”钟展道：“如今已是一死一生，这件事还提它做甚？唉，还是不要说吧！”李沁梅叫道：“不、不！他们两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凡是关于他们的事情我都想知道，你、你还是说吧！”

上次邛山会上金世遗为谷之华辩护的事情早已轰传武林，只因大家怕刺激李沁梅，都瞒着她，如今李沁梅已觉察了谷之华对金世遗的隐情，且又连连追问，钟展把心一横，想道：“都说给她听，或者可以断绝她对金世遗的思念，对她反而会有好处。”于是将他所听到的都说了出来，又道：“四年前，你不是曾听江南之言，到过崂山去探访金世遗的下落吗？听说那次他本来是准备和谷之华一同出海的，后来不知怎的却换了那位厉姑娘了。”李沁梅道：“你是听谁说的？”钟展道：“咦，你妈妈未曾对你说过吗？”钟展明明知道冯琳瞒着女儿，但事已如斯，为了断绝她对金世遗的痴念，宁可令她大哭一场，因此将冯琳所告诉他的也都说出来了。

奇怪的是李沁梅并没有他预料中那样悲痛，只见她呆了一会，忽地凄然一笑，自言自语地说道：“谷姐姐，我只道我可怜，谁知你比我更可怜！我还有母亲、还有师兄，你失去了他，却是什么人也没有了！唉，为什么人死不能复生？为什么人死不能复生？要是他能够复活的话，我一定将你的心意告诉他，我想，他、他会听我的话的，我要叫他和你永远不分离！”要知李沁梅乃是一片无邪的赤子之心，虽然她初恋的感情不会这样容易消除，但当她发觉是她所敬爱的谷之华也像她一样爱上金世遗的时候，她确实不是感到妒忌，而是感到谷之华的可怜了。

十五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透过繁枝密叶，穿过碧纱窗户，李沁梅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一段话，静默下来，在月光下宛如一

尊女神的塑像。钟展呆呆地望着他的师妹，忽地感到在她的身上，好像蒙着一层比月光还要圣洁的光辉。钟展心头也渐渐宁静下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忽然发现在“女神”的面颊上，滚下了两颗晶莹的泪珠，她在想些什么呢？是悲伤金世遗的不能复生，还是为谷之华的命运而叹息？或者是既哭别人又哭自己呢？

李沁梅在想些什么？她正在想起四年前的一件往事。她被孟神通囚禁在石室里，和谷之华初会面时的一段情景。她与谷之华一见如故，向谷之华毫不掩饰地诉说了自己对金世遗的感情，谷之华指点她到崂山去找金世遗，后来又千方百计地联合了陈天宇他们将她救了出来。她记起了当她和谷之华谈到金世遗的时候，谷之华的眼角也蕴着泪光，她当时以为谷之华是为着自己的身世而伤心，现在她完全明白了；敢情谷之华当日的心情就是与自己此刻的心情完全一样。可是，当时的金世遗还是活在世上的啊，而谷之华却忍受着自己的难过，毫不踌躇地将金世遗的行踪告诉了她。（这和厉胜男的用谎话骗她，恰好完全相反！）现在她完全明白了：是谷之华为了要成全她，宁可牺牲了她与金世遗的感情。

月光下的谷之华静静地躺着，在李沁梅的眼中，谷之华也像蒙着一层比月光还要圣洁的光辉，李沁梅心痛如绞，低低地唤了一声：“好姐姐！”暗自想道：“可惜、可惜他已经死了。”

钟展叫道：“师妹，你、你——”李沁梅道：“我、我没有哭！”又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悄悄地揩干了脸上的泪珠。就在这一刹那，忽见树梢风动，似是有个人影，突然间一闪就不见了。李沁梅蓦地一惊，大声叫道：“世遗！”但只见明月在天，风停树静，远远地望出去，除了几块略似人形的石头之外，哪里还有什么！

钟展颤声叫道：“师妹，你、你瞧见谁啦？”开了大门，便奔出去，同样的什么人也未瞧见。李沁梅讷讷说道：“想必是我眼花了，他、他哪里还能复生？”钟展忍着伤心，强笑说道：“你和他是好朋友，我一再的提起他，难怪你会想及，心有所思，幻影就会出现。”

李沁梅道：“我找妈妈去，我有点害怕！谷姐姐刚才会讲梦

话，想是已有了点知觉。我叫妈妈再给她解穴。”钟展道：“还是你陪着她，我去吧。”话犹未了，忽似有人在他耳旁边轻轻叹了口气。

钟展大吃一惊，就在这时，只听得李沁梅尖叫一声，声音中充满惊异和恐怖，钟展回过头去，他们本来是跨出房门了的，这回头一瞧，登时吓得他魂飞魄散，屋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连本来是躺在病榻上的谷之华也不见了。

李沁梅呆了一呆，再回到房中，睁大眼睛，四处一瞧，啊呀，这确实不是梦，但她的谷姐姐却像梦一般地突然消失了。钟展叫道：“你瞧，这道门……”病榻侧边有一道小门通向后园，本来是紧紧关闭了的，现在钟展一推便开，这才发现门内早已被人抽掉！

不问可知，一定是有人悄悄从这道侧门进来，将谷之华劫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这样短促的时间，这个人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谷之华劫走，室里室外，没有留下一个足印！

李钟二人从侧门追出，但明月高悬，星星眨眼，园子里静得怕人，哪里还有谷之华的影子？其实，他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人既然能够瞒过他们的耳目将人劫走，本领何止比他们高强十倍？他们又怎能追得上人家？纵算追上了，也绝不是人家的对手！

夜风中送来一阵香气，似花香不是花香，香得令人心神恍惚，李沁梅展眼望去，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有几株三尺来高的花树，树身虽矮，结的花朵却有碗口般大，红白相间，鲜艳夺目，园子里本来没有这种花的，奇怪极了。

钟展叫道：“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像饮醉了酒一般，脑筋也糊里糊涂了。”李沁梅忽地拔出剑来，高声叫道：“是谁？”陡然间只觉微风飒然，有两条人影从假山石后突然窜了出来，一个军官服饰，另一个则是一身黄色衣裳，那军官哈哈笑道：“两个小娃娃不用跑了。这两个小娃娃对我们有用，老齐，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后半段说话是对他同伴说的，听来他已认定了钟李两人是他囊中之物，定然手到擒来。

李沁梅大怒，一剑刺去，那军官抽出一条皮鞭，刷的一声，缠上了李沁梅的青钢剑，说时迟，那时快，钟展已一剑刺出，他的功

力稍高，这一剑刺出，劲风飒然，李沁梅顺势一个“顺水推舟”，剑锋带着鞭梢，那军官大约料不到李沁梅在吸了魔鬼花的香气之后，还有如此功力，一夺之下，未能将李沁梅的青钢剑夺出手去，他的长鞭一时未能解开，给钟展一剑刺穿了他的衣襟，只差半寸，就要刺中他的穴道要害。与军官同来的那个黄衣人赞道：“天山剑法，果是不凡！”呼的一掌打出，掌风中又送过来一股浓香！

钟展一个踉跄，几乎站不稳脚步，那黄衣人所放出的异香，不但令人筋酥骨软，他的掌力也是雄浑非常，钟展急忙展出天山剑法中的“大须弥剑式”，剑光由上而下地划了一个圈圈，这“大须弥剑式”用来护身最为神妙，剑式一展，浑身上下都似包没在一座光幢之中，饶是那黄衣人本领高强，赤手空掌，急切之间，也破不了他这一套防身的剑法。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军官早已抽出长鞭，黄衣人侧身分掌，左掌将钟展震退两步，右掌荡开了李沁梅的青钢剑，那个军官就趁着这个空隙，一个盘龙绕步，欺身直进，嚓的一鞭，在钟展的背心上重重地抽击了一记，蒲扇大的一幅衣裳，随着鞭梢飞起，化成了片片蝴蝶。钟展的背上现出一道长长的伤口！李沁梅这一惊非同小可，尖叫一声，运剑如风，几乎是整个身子扑了上去。就在这时，那军官也大吼一声，斜身窜出，原来他也被钟展的剑锋，在肩头上刺了一个窟窿！

李沁梅一剑掬空，重心不稳，黄衣人一抓抓来，掌风飒然，堪堪就要抓着她的手腕，李沁梅忽觉一股柔和的力道，将自己一带，重心登时稳定，只听得钟展在她耳边说道：“别慌，你靠着我的背脊！”钟展浴血死战，一手拉着了师妹，剑式改守为攻，从大须弥剑式变为追风剑式，嚓、嚓、嚓，一连几记极为凌厉的剑招，完全是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那黄衣人冷笑说道：“看你这两个小娃儿还能撑得多久，白老弟，你也不必着忙收拾他们。”

两师兄妹背靠着背，联剑拒敌，彼此都感到好像有一股暖流通了全身，在这生死搏斗，患难与共之时，他们都甘愿舍了性命去防卫对方，同时也感到了对方对自己的那一份真情实意，纵然这还不是爱情吧，但这已经是超乎一般的兄妹情感了。

李沁梅一上来就觉得那军官似曾相识，这时听那黄衣人一叫，猛然省起他就是那年在崂山道上曾出现过的，那个御林军的副统领白良骥，他竟敢这么大胆，闯到高手云集的邛山来，大大出乎李沁梅的意料之外。更奇怪的是：他们已打了一盏茶的时分，她的母亲怎会丝毫没有知觉？直到现在，还未来援救他们！

白良骥的本领不在李沁梅之下，那黄衣人的本领则更在他们之上，何况他们呼吸了许久的魔鬼花醉人的香气，纵然舍命支撑，亦是支撑不住，激战中，只听得嚓嚓两声，钟展又着了两鞭，手上脚上都是伤痕，李沁梅大声叫道：“妈妈，妈妈！”空旷的园子里，哪会有人向她回话。

李沁梅连叫数声，听不见母亲的回答，不由得心中慌乱，她本来就已支持不住，张开嘴巴大叫，又吸进了大量的迷香，更感到头晕目眩，全身酥软，懒洋洋的发不出一点劲来，迷迷糊糊中只听得那黄衣人得意笑道：“倒也，倒也！”李沁梅如受催眠，登时失了知觉，软作一团，果然应声倒下。

钟展突然失了依靠，大吃一惊，回头叫道：“师妹，你——”这“你”字方才出口，已被人点了穴道，就在这时，前面院落方始传来了冯琳的声音，可惜他们已听不见了。

何以冯琳迟迟不来？原来她也碰到强敌。那是比白良骥和这个黄衣人还要厉害得多的强敌！

白良骥偷入观中，她是知道的，那时她正在静室打坐，听得瓦背上有悉悉索索的轻微声息，便知有夜行人到了。她也不动声息的登上瓦背，只见那条人影已从西面那座藏经阁的檐角掠出，飞上后园一棵大树，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那人的身法虽快，她已一眼看个清楚，认得是以前曾在崂山道上，败在自己手下的那个御林军军官，心中暗自笑道：“原来是这个小子，亏他有这样大胆，竟敢到这里来！敢情他以为观中空虚，想来趁火打劫么？”以冯琳的本领，一伸手便可将他拿下，她摘了几片树叶，正想施展“飞花摘叶、伤筋碎骨”的功夫，忽地转了念头，想道：“这小子是御林军的副统领，来此何为？我不如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看他还有什么党羽，趁机戏弄他一番。”心念方动，东北角的那座迎客亭中，又

有一条影子窜出，却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黄衣人，冯琳心道：“这厮的本领要比白良骥高出一筹，但沁儿和钟展也尽可以对付得了他们，我不必着忙，且再看看还有什么高手在后？”

忽地一阵香气吹来，冯琳心中一凛，从那香风来处，张眼望去，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草丛中有红白两色相间的花朵，大约有数十朵之多，冯琳暗自叫声：“不妙！”她曾在西藏漫游过几年，识得这是魔鬼花，以她的功力修为，虽然不怕中毒，但若在魔鬼花香气的包围之下，时间太久，吸得太多，功力也会消减，而且她自己虽然不怕，却不能不为女儿担忧，同时也不能不为魔鬼花突然在观中开放而诧异，当下，立即暗运玄功，闭了全身穴道，施展“八步赶蝉”的功夫，向前追去，就在此时，忽又听得东南方向，隐隐传来了叱咤呼号之声，那正是邛山派祖师独臂神尼墓园所在的方向，也即是各派弟子与孟神通那一千人比武场所的方向！

以冯琳的武学造诣，从那远处传来的厮杀声中，立即听出了那一千人都非等闲之辈，而且各各的路数不同。冯琳这一惊比刚才更甚，心中想道：“要不是孟神通这边突然添了许多好手，就是我们这边各派的武学大师都一齐出马了！”不论前者后者，都是情况紧急的讯号，尤其若是后者的话，那就更是失利的征象了！因为倘非失利，各派的武学大师断无一齐出马之理！

冯琳怎也猜不到，这一千人既非给孟神通助阵的好手，亦非各派的武学大师，而是西门牧野带来的那一群黄衣人分为两路，一路去破坏邛山的比武大会，另一路人数较少的则来捣毁道观，这一路共是四个人，白良骥和一个黄衣人已进了后园，另外两个黄衣人则埋伏在树木丛中窥伺冯琳。

冯琳何等本领，一觉有异，略一凝神，已听出了那两个黄衣人的所在，立即把手一扬，施展出“摘叶飞花、伤筋碎骨”的上乘内功，将早就藏在掌心的一把树叶撒出。

就在这刹那之间，只听得阴恻恻的一声冷笑，微风飒然，闪电般的一条人影已扑了到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黄衣人，比寻常人最少高出一个头，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朝着冯琳，就是搂头一抓，指尖几乎触及冯琳的额头，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冲进冯琳的鼻官，饶

是冯琳的内功，早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觉得一阵恶心，甚不舒服！

冯琳焉能给他抓中，就在这刹那之间，她轻轻地一飘一闪，随手折下了一枝树枝，约三尺来长，横空一划，使出了白发魔女这一派嫡传剑法，一招“玄鸟划沙”，向那黄衣人的胸口疾刺。冯琳的内功，已到了摘叶飞花便可以伤人立死的境界，一枝树枝，在她的手中，比普通刀剑何止厉害十倍，这一“剑”刺出，竟然隐隐挟着金刀劈风之声，手法更是奇诡之极，但听得“嗤”的一声，那黄衣人的帽子给树枝挑起，露出一个光头，却原来是个和尚。

说时迟，那时快，另一条人影又已扑到跟前，这个人却是个五短身材，比普通人最少矮一个头，使的是一柄拂尘，向上一卷，刚及冯琳腰际，冯琳一个移形换位，左手又多了一根绸带，拂尘绸带互相缠绕，双方一扯，都没有牵动对方；冯琳的树剑跟着刺出，那黄衣人急急松开拂尘，一个“鹞子翻身”倒翻出去，但听得“当”的一声，他头上的金冠也给树枝挑开，露出一个高髻，却原来是个道士。

这两个黄衣人身手矫捷，来去如风，在武林中实是罕见的人物，想不到冯琳出手比他们还快三分，折树枝、解腰带、闪避、反击，最后还挑开了他们的僧帽道冠，这一连串的动作，竟是在这瞬息之间，一气呵成，当真是快如闪电。这两个黄衣人一击不中，立即闪开，布成了犄角之势，心中均是暗暗吃惊。

冯琳收回树枝一看，树枝的上半段亦已断去，俨如被刀削一般，心中亦是微微一凛，月光下看得分明，只见这一僧一道，脸上都贴着几片树叶，和尚露出诡异的笑容，道士则是一脸苦相，但没有一点血痕，而且他们脸上的神情也一直不变，在月光下更显得诡异可怖，似是两张魔鬼的画像。

冯琳飞花摘叶的功夫，已经到了伤人立死的境界，但这两个黄衣人的脸上，都贴上了她撒出的几片树叶，却是丝毫不见血迹，而且连哼也不哼一声，冯琳不禁更为惊诧，暗自想道：“他们的脸皮怎的这么厚，莫非竟不是血肉所做的不成？”

那高大的僧人阴恻恻的一声冷笑，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又朝着冯